

青玄记

吴沉水 著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吴沉水

著

青玄记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玄记 / 吴沉水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00-1785-6

I. ①青…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0857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 www. bhzwjy. com](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 com](mailto:bhz@bhzwjy.com)

书 名 青玄记
作 者 吴沉水
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70mm 1 / 16
印 张 36
字 数 59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785-6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6-168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CONTENTS

001 /	二十三	问仙路
014 /	二十四	温家人
029 /	二十五	下山去
042 /	二十六	怡情馆
054 /	二十七	幻境中
067 /	二十八	青笈童
079 /	二十九	泾川境
091 /	三十	古神器
108 /	三十一	道侣约



121 /	三十二	柔肠断
132 /	三十三	恩义绝
147 /	三十四	古寨幽
162 /	三十五	故人至
178 /	三十六	内乱纷
191 /	三十七	思忆长
204 /	三十八	两厢误
214 /	三十九	定琼华
229 /	四十	前仇斩
243 /	四十一	心魔杀
256 /	四十二	百年身
269 /	番外	念念浮生

左律闻言微微愣住，他问：“你不愿像我一样修为高深，一窥天地之根本？”

曲陵南坚决地摇了摇头。

左律脸上显出些许困惑，他凝视曲陵南，化神期大能者的威压顷刻释放出来，霎时整座大殿中的人纷纷站立不住、匍匐倒地，修为弱者瑟瑟发抖、面无人色，修为强者也咬牙勉强支撑。曲陵南眼前金光一闪，却是孚琛于左律发难之际，瞬间抛出四象归土盏，将她整个人罩入透明的保护罩中。

曲陵南环顾四周，只见一千同门姊妹无不倒地不起，余蘅、温慈音等早已昏厥过去，陆棠面无人色、银牙咬唇，嘴角却渗出一丝血迹来。她又看向琼华师长们，却见涵虚真君向来温和的脸上此时一派冷峻，他虽岿然不动，然而周身散出丝丝白雾，显见正运灵力抵挡；而道微真君已祭出北游剑，寒意深深，划出偌大的冰雾，将他身后的裴明等人护个严实。

曲陵南转了转眼珠，她瞧见总是嬉皮笑脸的云埔童子一脸凶相，实则心肠温软的玉蟾真人此时也面无人色、全力相拼。

云埔童子长年试药伤了根本，身形再也无法成长，故向来爱坐在蒲团上飘于人头顶说话。琼华派众人上至掌教，下至外门杂役弟子，均对这位献身丹药一道的修士心存敬意，便是他小孩子心性太强，爱捉弄、爱任性，大伙儿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此刻云埔童子却被震落蒲团，小身子接连一步步往后退，雪白的一张脸上全是狠劲儿。见她看过来，云埔童子还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似有安抚

之意，只是这意思配上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曲陵南非但没感到安慰，还觉出一丝莫名其妙的酸楚来。

她最后看向自己的师父，没人比她更清楚孚琛有多爱面子上的从容不迫、优雅温谦，然而自己这个全天下最爱装模作样的师父，此刻却目露狠色，神情中透着狰狞。他盯着左律的神色，宛若山野中饥饿的野兽，便是明知前方有猎人的陷阱，也会全力一扑，将猎物撕咬成碎片。他身上灵力翻涌，面上隐隐有红光，眸子深处似乎翻腾着看不见的暴戾和血气，紫炎刀已然现出，快速地转动着，仿佛下一刻便要横空劈去，直取对方项上人头。

看着这样的师父，曲陵南忽然想起当日梦中所见的与师父一般模样的红衣人，那人仿佛是一块凝结成冰的紫色火焰，无情无心，强大却又残忍。曲陵南仿佛见到那个红衣人自师父心底冷笑着走出，正逐步将她所熟悉、所喜爱的孚琛吞噬，最终取代他，成为她全然不认得的人。

曲陵南莫名地惊骇起来，她说不出什么缘由，她只晓得，比起眼前这个千年老怪通天彻地的神威之力，她更对那未知的师父犯憊。

她几乎能感受到那股冰冷火焰如何流淌过师父的四肢，曲陵南微微闭眼，她心想：我不能再龟缩在这个透明的罩子里，听任师父变样，听任大伙儿惊慌失措。

经脉内自多年前便蛰伏不动的那股气息再度蠢蠢欲动，点点金光融入灵力当中，她深吸一口气，张开手掌，将手稳稳插入那层透明的罩子内，向两边一掰，缓缓顺着上次被撕裂过后又修补好的痕迹，将四象归土盏撕开。

此时她已不是当年那个必须以愤怒或怨气催动气息的小姑娘，经过六年闭关苦修，她将左律所传“天心功法”与这股古怪之气相容，虽尚未用到随心所欲、心随意动，然而再使三昧真火与虚空剑诀时，灵力运转却流畅自如得多。四象归土盏的护身光膜在当年对她来说是需突破极限方能撕裂的法器，而今日，她却宛若撕裂锦绸般容易了。

护身光膜一旦打开，左律化神期老怪的威压便扑面而来。这威压于旁人自是难以承受，然而曲陵南却并不那么害怕。因为她一身修为，全仰仗“天心功法”打底，方能将丹田内海转蓄四肢百骸之中。她闭上眼，面前宛若惊涛骇浪、汹涌澎湃，但若身入虚壑，则大浪滔天却也不过借道而通。

任你本事通天彻地，翻江倒海，又与我何干！

她猛然睁开眼，微微一笑，怒叱一声，脚下轻蹬纵云梯噌噌踩上半空，左掌

一个硕大的火球抛出，右掌虚空剑诀出手，化风为剑刃，嗖嗖往左律那儿刺去。

左律微微皱了下眉毛，长袖一甩，狂风旋转成巨大旋涡，顷刻间将三昧真火吞噬入内，随后微微眯眼，五指一轮转，风顿时幻化为数道风刃，一对一迎头痛击虚空剑诀。

他看着曲陵南的目光很柔和，对她的冒犯不以为意，反倒为她能在化神期大修气势之下仍奋力反击而略显欣慰。

曲陵南忽然就确定了，这个老东西对自己没恶意。他只是稀里糊涂，日子都过到狗肚子里去了，做事说话也简约到莫名其妙的地步。

但他对自己没恶意，甚至还颇有些指点的意味。

就在此时，身后一股炙热中夹杂着冰冷的气息突然袭来，曲陵南一愣，已被左律长袖一卷丢到一旁，她摔到地上抬头一看，紫炎刀宛若朝阳乍绽、光彩夺目，当空劈向左律头顶。

左律睁大双目，不怒自威，整个人宛若松立崖顶，纹丝不动，单手推出，半空中宛若突然间多了一片看不见的钢板，那刀硬生生在离他头颅三分之处僵住，剧烈摇晃，却无法往下砍哪怕一分。随即左律面不改色，手掌缓缓握成拳头，而孚琛却脸色渐渐苍白，口中慢慢渗出一丝鲜血。

左律猛然握紧拳头，只听咔嚓数下，紫炎刀断裂，掉到地上。

紫炎刀并非实体法器，乃是紫炎功法幻化而来，它一碎裂，就意味着操纵这一功法的人非受伤不可。

曲陵南大惊失色，直跳起来奔到师父身边，伸手扶住他的胳膊。孚琛浑身一僵，转头看她，目光中竟然有些恹惶和不知所措。

曲陵南的心狠狠一疼，她的师父从来都是潇洒自若，从容中带着不可一世的嚣张。她跟了孚琛这么些年，任何事到他手里似乎都没有不能为，天大的难题在他看来似乎都没有解决不了的。

可今日却被左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下就折了他的刀。

做了这么多年的琼华第一天才，在化神期大能压倒性的优势跟前，他就如一个笑话。

曲陵南一把将师父抓紧了，冲左律大喊：“喂，你干啥呢？打架便打架，干吗弄断我师父的刀？你还有没有打架的规矩了？四大门派同气连枝，怎么就你们禹余城这么无赖？当初我跟你的徒孙打架，他娘的那小娘儿们能来碎我丹田，跟

你打架，他娘的你能碎我师父的兵器，敢情你们禹余城就这德行啊？打不过就使诈，说不过就要赖，有你们这么横行霸道的吗？”

底下的禹余城众人不干了，这些人平日里也没什么机会在老祖面前露脸卖好，这个机会岂可放过？当下就有人尖声回道：“小姑娘留点口德，是你师父技不如人，可不是我禹余城如何欺侮于你……”

说话的正是——一直看孚琛不顺眼的左元平，哪知他一句话没说完，曲陵南已经弹指一簇三昧真火烧了过去，左元平道袍着了火，急得一边跳着灭火，一边嘴里乱七八糟地咒骂。曲陵南冷冷瞥了眼禹余城众人，转头盯着左律，翻手捏法诀，淡淡地道：“姑娘我平生就没怕过谁，你若以为碎了我师父的刀便可如何如何，那是做你的春秋大梦！告诉你，我就不爱跟你学本事，我瞧着你本领高强却不干正事就心烦。”

她把孚琛扶好，顺手替他整了整道袍，转身直面左律道：“废话少说，来战！”

左律凝视着她，神情竟然有些恍惚，大殿内众人窃窃私语，有焦灼的，有担忧的，有笑她不知天高地厚的，也有想找寻时机做和事佬的。可在一片人声嗡嗡中，曲陵南却听见左律低低地问了句：“本领高强不好吗？为何你不学？”

曲陵南道：“因为我不愿意。”

“不愿意？怎会不愿意？”左律端详了她半天，摇头道，“我不与你过招，你太差。”

曲陵南怒道：“打过才知。”

左律微微一笑，不以为意，手一拂，立即在他与曲陵南之间下了一个禁制。

“你师父的刀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碎便碎了，无甚可惜。”左律道，“他资质尚可，若有上古神器在手，当可与我一战。”

曲陵南眼睛一亮，问：“哪有这种玩意儿？”

左律看着她，缓缓道：“我告诉你那神器在何处，可那地方只能你一人去，若走漏风声，天下修士将趋之若鹜，那地方便再无一日安宁，我便是杀光天下人也难辞其咎。你需发盟誓之咒，不得将你我今日所说透露半句出去。”

“行啊，但那是什么地方，真有什么上古神器？”

左律轻轻地点头道：“有。”

“那你说，我起誓便是。”

“发毒咒，你若有违此誓，报应在你师父身上。”

曲陵南大怒道：“老怪，你心肠也忒歹毒。”

左律却不生气，看着她的眼神复杂，道：“你师父心魔过重，虽天资卓著，然而成仙成魔只是一念之差。那神器乃上古道宗正仙所用，便是供奉礼拜也有清心凝神、驱邪祛妄之功效。”

曲陵南想了想，道：“发誓便发誓，若我不说，与师父亦无碍。”

她当即跪下，照着盟誓之咒的法诀念了，将报应的人名换成孚琛，随即爬起，道：“我绝不外传。”

左律点点头，手指按在她眉心轻点，一阵眩晕突袭而来，待清醒后，曲陵南赫然发现脑子里多了一幅地图，山明水秀、曲径通幽。

“这是哪儿？”曲陵南问。

左律缓缓地道：“泾川。”

涵虚真君的寿辰正日被左律这么一搅和，变得不成样子，便是琼华众人竭力周旋，左律后来也勉强入座，寿宴终究没了欢愉之气。草草结束后，众修士皆找借口先走，生怕迟了半步，这位太一圣君又抽风，自己莫名其妙要遭池鱼之殃。

但这日的事后来还是传了出去。左律言行古怪，且对琼华派一内门女弟子颇有青睐，更明言要该名女修改投宗派，入他门下，却被那女子严词拒绝，这等奇事便是千百年也未有一遭。

流言蜚语顷刻间便传遍玄武大陆。而有好事者将此事与上回小弟子大比中禹余城弟子碎琼华弟子丹田一事联系起来，发觉此二事皆绕着同一名女子，而后面又有文始真君一怒上禹余城，太一圣君一怒上琼华派等续文。一时间，琼华女修陵南之声名，较其师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愈到后来，有关曲陵南的辱骂便愈多，男修们觉得她用美色误人修为，女修们认定她狐媚惑人神志，而关于她的相貌，后面也开始普遍贬低，说其行为粗鄙无耻，并渐渐夸大。太一圣君、文始真君等大能高人自然不过一时被那女修蛊惑，而所有过错自然必须算在曲陵南头上。

可任外头风言风语，于曲陵南却无半点关系。便是陆棠、芳珍等替她抱不平，她也很是诧异。在她看来，旁人爱说什么是什么旁人的事，难不成因着你多说一句，她便不是曲陵南，抑或是你少说一句，她便又是曲陵南？

《琼华经》有云，天助不可常恃，人事不可终怠。那亘古的天道体悟起来都

难找，哪有空去琢磨稍纵即逝的流言蜚语？

更何况，此时的她，满心都是如何前往左律当日所说的“泾川”一地。

曲陵南对左律无好感，却很能理解这人所思所想。若不是他做事不着调，老实讲他不拐弯抹角的个性还蛮得她心的。她晓得太一圣君是真正的一字千金，他既然说泾川有上古神器，那么便一定有。

至于那神器叫什么名，长什么样，有什么用，这些个关键细节，却被这两个脑结构与众不同的人齐齐忽略。

左律不说，是因为上古神器皆有器灵，器灵认主皆讲缘法，说得再多也无益；曲陵南不问，却是因为这玩意儿听着很高级，如果问太多，将之具体描述为一柄多长的剑、有多宽的刃，未免太过没劲。

一来二往，这件上古神器到底是什么，闹了半天她完全不清楚。

可曲陵南不以为意，她想反正要给师父整件厉害顺手的家伙，打架固然拳头重要，然而对付左律那种怪物，还是有顺手的兵器更好。

更重要的是，自那天以后，她明显察觉到孚琛心事重重。

往常修炼闲暇，孚琛也会外出云游一月或半月，若不外出，他更愿意待在浮罗峰。整个浮罗峰密林古木，绿意盎然，明月当空之时，初阳绽放之刻，常常可见孚琛或独酌、或吸纳灵气，或懒洋洋地舞那几百年不曾变过的健体剑。

偶尔亦有些同门或远朋来访，青松石凳，笑语风声，为了让他们更高兴，曲陵南还自酿灵酒、自煎灵茶。

每逢这些时候，曲陵南都觉得，一辈子便这么瞧着师父足矣。

看到他高兴心里就乐和，听到他训斥心里才踏实，有时特地被他摔两下，曲陵南也情愿。

蜉蝣青松，皆是一生；龟鹤蝼蚁，俱是一世。

曲陵南从来就觉得，能时不时地看到师父，她就知足。

可自那日被左律单手碎刀后，孚琛却变得沉默寡言，他连曲陵南都没顾上，回了浮罗峰便自顾自地入洞府闭关。

曲陵南有心劝慰他，却连师父的面都见不着。

初时她还有些担忧，后来等了一个月，师父仍闭关不出，她忽然就释然了。她的师父就算比旁人的师父聪明千万倍，可有些事，他若拧成麻花，自己再想帮也帮不上忙。

如此又过了一个月，有天夜晚，孚琛悄无声息地出了关。曲陵南正忙着将从后山偷来的“清灵果”等好果子埋到一个瓮里做灵酒，猛一回头，便见到孚琛目光深邃地盯着自己。

她心头一紧，皆因孚琛看她的目光太过专注，里头似乎隐藏着许多未尽之意，曲陵南一看就有些心慌，匆忙之中，她忙跳起来掩饰地骂道：“师父你几时改修鬼修一道了？走路连个声响都没有。”

孚琛没有回答，却掉转视线，转身缓步离去。

曲陵南更加忧心，也顾不上那堆果子了，忙小跑跟上，边跑边问：“师父你出关了？这次怎么这么短？”

“师父你可要喝茶？我去给你煎。”

“师父你可肚饿？我尚有辟谷丹，上品的哟，从云埔童子那儿顺的。”

“师父……”

孚琛充耳不闻，只自顾自地走向庭外，皓月清辉，映照在他脸上，宛若下一刻便要羽化登仙一般。曲陵南再也忍不住，上前一把扯住孚琛的袖子道：“师父，你要做什么？”

孚琛转头，问：“你以为我要做什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是想问，你要我做什么？”

孚琛看着她沉默不语，曲陵南心里越发没底，强笑道：“你尽管吩咐，总之……总之别走，也别不理我。”

孚琛淡淡地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有一天你我师徒缘分若尽了，自然便要分开，难不成一辈子待在这浮罗峰？”

“一辈子待在这儿有什么不好？这里有吃的穿的，不缺东西用，不缺钱花，还能修炼，还能喝酒吃茶，有什么不好？”

“修仙一道，本就修的无欲无求，你这么多念头未泯，难怪自筑基后，两年了都没再长进。”

曲陵南有些羞愧，她咬牙道：“我……我多努力便是。”

“你的青玄功法已至几层？”

曲陵南小声道：“已至五层。可是师父，我觉得那功法威力不大，用在打架上还不如太师父教的虚空剑诀……”

孚琛却不理睬她，自顾自地低语道：“五层了，你现下已筑基，那便是再有

一层，功法的奇效便能得……”

“这功法有何奇效？”

孚琛抬起头，看着她道：“青玄仙子亲创功法，自有神功妙用，待你日后功力大进自会得知。”

“是。”

说来也怪，曲陵南修炼其他功法皆如万流归宗一般顺畅无阻：“驳火术”能喷出三昧真火；“虚空剑诀”能使出双手虚空剑；就连“天心功法”亦能奇迹般地将灵力导入经脉，与体内那股奇怪的气息融为一体。

可她没跟孚琛说的是，“青玄功法”艰涩难学，每进一小段，皆要耗费大量精力、灵力，就如一个人顶着千斤巨轮勉力登山，每走一步均要花费比轻装上阵者多出不知多少倍的气力。

这六年来她勤恳练功，一刻也不敢耽搁，而“青玄功法”因师父格外看重，众位同门也无人有福分修炼，故她六年来，倒有一多半时候耗费在“青玄功法”上，哪知道事与愿违，收效甚微。从第一层练到第三层还好些，至第四层后，有近两年时光，她的“青玄功法”停滞不前、毫无建树。功法中所记载的绿色灵力亦从未得见，倒是修炼中，她常常不得不以“天心功法”来补充“青玄功法”所需的大量灵力。

她也不知道其间有何缘故，为何别的功法她一点就通，而偏偏师父最看重的“青玄功法”，她却真正步履维艰、踟蹰不前。

“师父，我可否不要修‘青玄功法’？”

孚琛脸色一变，目光凌厉，冷冷盯着她问：“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曲陵南没想到师父反应这么大，反倒心虚了起来，嗫嚅道：“那……那功法我练了这些年也没个大进展，我本来资质就差，三灵根，练功就慢，花那么多时间练这等吃力不讨好的功法，我寻思着，这功法大概与我没什么缘分，倒不如不练了，集中精力做我能做好的……”

“闭嘴！”孚琛大怒，随即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温和了口吻道，“原来你是知难而退啊。”

曲陵南小心地瞥了眼孚琛的脸，试图跟他讲道理：“师父，知难而退也不是不好，像我这样明知不行，却为了您硬要去做，做还做不好，自己也累，你也烦，何苦呢？就好比让你让云埔童子穿丈二长的道袍，还不许他拖地，这不是为难

他吗？师父，我不是不能吃苦，我也不怕受累，可‘青玄心法’似乎真同我没什么缘，都说功法择主，大概……大概我资质太差，它实在瞧不上我……”

她还在唠唠叨叨，忽然肩上一沉，孚琛双手扶住她的双肩，那一张俊脸近在咫尺，呼吸相触，曲陵南心中一跳，讷讷地说不下去，脸上不可抑制地烧了起来。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孚琛看着她认真道，“我的徒儿，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人才，不要这么说自己。”

“师父……”曲陵南喃喃道，“你……你为何如此笃信，我都不信我自己能行……”

孚琛禁不住笑了，他一笑，曲陵南觉得仿佛整个浮罗峰都静了下来，什么鸟鸣虫鸣统统不见，就连月光亦黏稠如乳汁，浇在身上，似乎人都动弹不得。

“你可知为师如何得的这‘青玄功法’？”孚琛问。

曲陵南老实地摇摇头。

“我自幼背负灭门深仇，来到琼华后，日日夜夜都在练功，恨不得顷刻间修为大进，血刃仇家。可要修为大进，无非两条路，一是有天地宝材练就的奇兵神器，二是机缘造化得到极品功法。我后来多方历练，四处寻找，终于让我寻得这‘青玄功法’，你可知我那时心底有多欢喜？”

曲陵南想起自己当初下山要砍爹的念头，点点头，道：“我晓得。”

“可我后来才发现，这功法只能女子练，寻常女子还不行，须得身负土金木三种灵根的女子，且这三灵根中，金、木二灵根需强悍突出，土灵根需萎靡衰弱，这样的女子，才能继承青玄仙子功法，成为她的传人。”

“练功便练功，还有这么多要求，”曲陵南摇头道，“青玄仙子真有空闲。”

“你错了，她这么做，是因为当年她自己便是一个有这三种灵根之女修，人人皆瞧不起她，都以为她平庸，都不将她放在眼里。可这样一个人，却最终傲视群雄，成为我玄武大陆千万年来头一个差一步便羽化登仙的大能修士。”

“真的吗？她可真了不起。”

“现下你晓得为师为何逼着你练这‘青玄功法’了吧？”孚琛柔声道，“你的资质本是平庸，可却难得与青玄仙子相似。当年青玄仙子能以这样的资质凌云绝顶，你也一定可以。”

曲陵南听得心潮澎湃，重重地点头道：“嗯，师父，我晓得了，我再不对你说那等丧气话了。”

孚琛笑了笑，摸摸她的头，随后转身远眺，目光悠远。

“师父，在我心底，你才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大才。”曲陵南磕磕巴巴地道，“谁都……谁都不及你。”

孚琛摇摇头，笑而不语。

“真的，就是那个什么太一圣君也赶不上你，你现下还未及百岁，可他都活了多久了，总有一天你定会超过他的，不，总有一天，你定会成为玄武大陆第一个荣登仙界的修士！”

孚琛喃喃道：“我知道，可那样太久了。”

师父虽面无悲伤之色，可曲陵南晓得，他仍然对那日被左律断剑之事耿耿于怀。

曲陵南心里虽觉得毫无必要，可却分明能感到孚琛的愤懑，为此还忧心不已，比自己生闷气还要难受，她上前扯住孚琛的袖子，以当年小弟子的口吻笑嘻嘻道：“走吧，师父，带我飞去讲经堂。”

孚琛不耐烦道：“自己去，多大的人了，去个讲经堂还要师父陪吗？”

“可你反正也没事啊，喝茶、练功、会友你一样没耽误，老瞧着浮罗峰这儿地方不烦啊？来，陪我一道去，谁让你不教我飞，又不给我买飞行法器。”

孚琛挥袖就要甩开她，曲陵南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他的胳膊说：“师父，讲经堂长老都吃了咱们多少好茶了，咱们也去吃他一回，莫要亏了本。”

孚琛本要出言呵斥，可接触到徒弟黑亮澄明的眼眸，看到里头真诚的担忧和笨拙的讨好，他不觉软了心肠，却板着脸道：“别拉拉扯扯的，你都十七了，成什么样！”

“我便是七十，在你跟前也还是你的徒儿。”曲陵南大言不惭。

孚琛被她气笑了，问：“你看看你，还有一点儿做徒儿的规矩吗？”

“我哪没有，我全身都是规矩。”

“那怎么我讲你一句，你倒有三句在等着我？”孚琛对着她的脑袋弹了下去，笑骂，“孽徒。”

曲陵南喜欢师父这样待自己，这不是他习惯的虚假笑容，而是真真实实的，独属于她的亲昵，只有这样，才令她觉得这是她一个人的师父，而不是千万个琼华弟子的文始真君。

孚琛带着她御风而行，少顷便到讲经堂之所在。讲经堂长老虽不在，但讲经堂秩序井然，小弟子们三五成群，或于舍间诵读经文，或于比试场上苦练法术。

这原本是琼华派千百年来日日能见的景象，任谁见着都不觉得稀奇。这些小弟子中亦有曲陵南认得的芳珍、余蘅等人，见到孚琛御风而来，纷纷停下行礼。

今日管着小弟子们演习功课的讲经堂主事之人匆忙跑来，冲孚琛师徒二人行礼道：“见过文始真君。”

孚琛点头微笑道：“免礼，今日是你当值？”

“是。”

“辛苦了，我来访友，讲经堂长老既不在，我便改日再来，你且忙你的去吧。”

主事弟子告罪退下，孚琛瞪了曲陵南一眼道：“你看，扑空了吧？”

曲陵南笑道：“师父，咱们四下瞧瞧，哎呀，你看，那弟子可真笨，一个降术使得乱七八糟。”

孚琛转头看去，果有一少年笨手笨脚使出一招“天降霖雨”，却失了准头，将自己浇了个落汤鸡。

众少年哈哈大笑，场上热闹起来，孚琛瞧着也不禁莞尔。他当年也曾在此习初级法术，与玉蟾真人、云埔童子等人每日相争，斗来斗去，如今想来，却别有一番滋味。

“师父，这弟子这么笨，恐怕十二峰选内门弟子没他的份了。”

“那可未必，各人有各人的缘法，”孚琛转头道，“你忘了我与你说过的青玄仙子之事？”

“对哦，”曲陵南点头道，“青玄仙子资质比我还不如，可她却成一代传奇，而今日场上出类拔萃的弟子，日后却也未必能得大道，对吧？”

孚琛微笑问：“你想说什么？”

曲陵南一脸认真地问道：“敢问师父，既然资质、天赋、刻苦、机缘，均不是问仙一途中最要紧的那样东西，那咱们修仙，到底最要紧的是什么？”

孚琛微微一愣，问：“你觉得是什么？”

“我现下没想明白。”曲陵南皱眉道，“我只是在想，功力如左律那般睥睨天下，修为如太师父那般从容淡泊，凌厉如道微真君那般无人可挡，如果他们是对的，可为何他们都未能成仙？”

“便是传说中的青玄仙子，无物不能为器，拈花摘叶，俱是宝器，上天下地，已无有不能，可为何她最终亦未能成仙？”

她亮晶晶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孚琛，问：“师父，你当日为何修仙？”

孚琛抿紧嘴唇，深深地看着她，哑声道：“为了成天地间的大能修士。通天彻地，移山倒海，洞达八方，上招扶摇，通八素之灵，结九元正一之气。”

“这样啊，”曲陵南拍手笑道，“现下师父你凝婴得成，仙途坦荡，想揍谁就揍谁，虽说不是每揍必胜，可到底十个中能揍赢七八个，这般厉害，你为何还闷闷不乐？”

孚琛看着她，目光复杂，有震动，亦有波澜，却无一语。

“我呢，打小就饿怕了，现在能不愁吃穿，不愁过冬有无粮食，不愁上山打猎能否有所收获，我就万事俱足。小时候下山换粮食，我曾撞见富户家的女孩儿，大冷天穿着红花袄，十根手指头伸出来白嫩嫩的，一点儿伤口都没有，我当时心下还好生奇怪，为何她的手如此细嫩？她都不用干活吗？师父你瞧，”曲陵南笑着看孚琛，伸出手给她看，“我修了仙，筑基得成，洗髓伐经，早年手上的伤口可曾留下一点儿半点儿？”

她的手宛若能工巧匠精心雕琢的玉石珍品，洁白无瑕，的确无一点儿伤痕。

“我觉得修仙真好。”曲陵南笑嘻嘻地道，“师父，你教我修炼，让我不愁吃穿，我很欢喜，能不能成仙都不要紧，好比买一送二，要买的东西到手了，附送的那些有固然高兴，没有也不算啥。兴许左律也好，太师父也好，甚至道微真君、青玄仙子，我瞧没准也是这般，修仙给了他们每个人一种活法，大道三千，不拘一格，至于最终能不能成仙，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了。”

“一派胡言，你太师父修为高深，哪是你这等没出息的念头……”孚琛训了两句，忽然训不下去了，他微微闭上眼再睁开，到了这一步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是笨徒儿在开导他，用她那套直来直去、无欲无求的看法劝慰他，而已不知有多少年，无人这么将他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了。

“唔，要那么有出息干啥？”曲陵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挽起袖子兴致勃勃地道，“师父，我下去跟他们打一架，这些师弟师妹手脚太软，这样出去代表咱们琼华派打架，哪能赢啊？不行不行，我可得去让他们见识见识，啥叫能打。”

孚琛尚未说话，曲陵南已又跑又蹦地冲入比试场中，她说打架，便是打架，不出片刻，那些小弟子便被她撂倒一片。只见她单独把那个适才将“天降霖雨”使得乱七八糟的少年拎出来，劈头一个火球丢过去，少年手忙脚乱，火烧眉毛之际终于在半空凝成一团水雾，哗啦引出一场雨来。曲陵南还不满意，右手又一

个火球丢过去，戏弄得那少年措手不及、摔倒在地，轰地一下，半边衣襟立即着火。曲陵南等他哇哇惨叫了一会儿，这才出手灭火，趁着少年惊恐未定，反手又是一个火球扔过去。

少年又惊又怒，大吼一声侧身避开，双掌推出，这回一招“天降霖雨”稳稳当当使出，恰好在身前结成雨帘，将火球浇灭。他不敢置信地瞧着自己的手，满脸通红地道：“我，我使出来了？”

“若我用三昧真火，你早完蛋了。”曲陵南皱眉不耐烦道，“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可那少年哈哈大笑，欢呼了起来。曲陵南摇摇头，道：“还有谁来？”

场上弟子不乏好战者，有内门师姐指点修炼，跃跃欲试者大有人在。孚琛负手看着自己的徒儿在场上上蹿下跳、各种胡闹，却并不出言阻止。少女身姿曼妙，因发力而微红的脸颊艳若桃李，就连他也不觉有些看呆，他想起这个少女对自己的笨拙劝慰，对自己的殷勤照顾，忽然觉得，这个当日在上古冰洞中偶然捡到的徒儿，他以为是自己给了对方一段机缘，可说不准，事情要反过来，是她给了自己一段机缘。

孚琛只觉场上的少女明媚到耀眼，他掉转视线，不能再看，却在此时，听见身后一个温和的声音道：“痴儿，你还不如陵南丫头看得明白啊。”

孚琛一惊，慌忙转头，能无声无息出现在他身后且不为他所察觉的，整个琼华除了他的授业恩师涵虚真君外再无一人。他躬身下拜，道：“见过掌教师父。”

来者正是涵虚真君，他捻须微笑，摆手道：“少来这些个虚礼，你随我来。”